**DOI**:10.19789/j.1004-9398.2023.06.015
**文献引用**:吕俊芳,倪渝灵.旅游人才链核式培养范式:三源四横四纵[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44(6):106-112. LYU J F,NI Y L. Chain-core cultivating paradigms of tourism talents:three sources,four horizontal and four vertical[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23,44(6):106-112.

# 旅游人才链核式培养范式:三源四横四纵*

吕俊芳**, 倪渝灵

(渤海大学旅游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13)

**摘要**:高等旅游教育面临大产业挑战小教育的时代难题,旅游人才培养存在供需错位的现实困境,必须改革创新,高等旅游教育和旅游人才培养是系统工程,其改革涉及内生性、外生性和原生性等诸多因素。在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梳理总结高等旅游教育和旅游人才培养的问题症结,结合国家提出的"三全育人"时代方略,深入探研高等旅游教育创新改革的方向,搭建供需双向兼顾的旅游人才培养体系、建构职专相容的旅游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产教融合的旅游人才培养路径。进而提出融合学校本源、学生内源和社会外源3个源头,横向加入学校教学、关联科研、行业实践和创新创业4个模块,纵向贯通本科学制4年"三源四横四纵"的旅游人才链核式培养范式,以期为高等旅游教育和旅游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高等旅游教育;旅游人才培养;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K909;F592.7 **文献识别码**:A

# Chain-core cultivating paradigms of tourism talents: three sources, four horizontal and four vertical*

LYU Junfang**, NI Yuling

(College of Tourism,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121013)

**Abstract**: The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i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big industry and small education. There is a real dilemma of supply and demand mismatch in tourism personnel training,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and innovate.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and tourism personnel training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and its reform involves many factors such as endogenous, exogenous and original factors. On the ba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ed research review,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of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and tourism personnel training.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 "Three-all education" ERA strategy,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e reform of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build a talent training system with supply and demand, construct a mode that pays equal attention to industry and education, explore a path of integrating industry and education.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 source, student source and social external source, horizontally adding four modules of school teaching, related scientific research,

收稿日期:2022-11-30
* 2022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4年渤海大学研究生教学成果奖预建项目;2023年度校级本科创新创业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 通信作者:2467958978@qq.com

industry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vertically connecting the four-yea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ystem of "three sources, four horizontal and four vertical" tourism talent chain core training paradigm.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and tourism personnel training.

**Keywords**: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tourism personnel training; reform innovate

**CLC**: F592.7 **DC**: A

## 0 引 言

旅游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是人才,为适应旅游发展实际需要,人才培养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我国旅游产业发展实践与高等旅游教育发展同步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40多年来,中国旅游发展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高等旅游教育及旅游人才培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和各自的学科渊源,伴随旅游发展实践由外事导向到经济导向,再到社会综合导向,高等旅游教育和旅游人才培养随之动态调整。

专家学者对国内外高等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张晓玥和陈晓馨[1]认为英国高等旅游教育经历了由"职业性"到"商业管理并重",再到"研究与实用并重"3大导向,旅游人才培养基本遵循此轨迹;杨旸和毛振兴[2]认为美国高等旅游教育由学校、企业、行业协会和各类职业组织共同组成,既注重教师的培养,也注重学生的培养,旅游人才培养主要依靠业界;黄松山[3]认为澳大利亚高等旅游教育多开设于新型理工型大学内的相关专业,集中在酒店、节事、会展、体育休闲等多个专业进行旅游人才培养;杜国庆[4]认为日本高等旅游教育延续欧美传统,强调在旅游经营中落实旅游人才培养;戴斌[5]认为中国高等旅游教育的使命一定是和国家战略紧密相连的;余昌国和曾国军[6]聚焦旅游人才供给和需求呈结构性失衡等大产业挑战小教育问题;王德刚[7]认为我国高等旅游教育更多受制于行业或产业影响,我国现有高等教育体系中,旅游成为唯一对应着一个特定行业或产业的应用型教育,从而导致高等旅游教育和其他专业高等教育极为不同;保继刚[8]认为行业、教育、人才培养相互促进,高等旅游教育是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渠道,尤其是旅游人才的培养,需要对应调整高等旅游教育的定位,以适应未来市场发展对旅游人才培养的需要;Seraphin等[9]认为素质教育是法国高等旅游教育的目标;Booyens[10]以南非为例探讨了高等旅游教育的人才就业问题,提倡加强技能发展、建立学习途径、劳动力市场准入等促进旅游人才就业。可见,高等旅游教育和旅游人才培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国旅游承载的社会作用,旅游发展实践及所处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学科定位等诸多因素影响,国外在高等旅游教育和旅游人才培养上的经验对我国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国内研究认为旅游产业、教育、人才培养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高等旅游教育面临大产业挑战小教育的困境和旅游人才供需错位等问题,这些困境和问题促进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和旅游人才培养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借此助推高等旅游教育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实践。

目前,中国的高等旅游教育面临专业招生、就业分流等难题,旅游人才培养无法及时满足社会需求和实践需要等问题[11];同时,跨界融合和科技发展催生的新业态和新职业给旅游人才培养和旅游教育带来了新挑战,高等旅游教育需要主动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12]。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旅游管理专业规模最大的国家[13],中国旅游人才培养亟待形成符合自身实践的培养范式。高等旅游教育需要不断促进学科升级和加强专业建设,并就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回应现实需求等实现多方突破[14]。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视高等旅游教育反思、旅游人才培养创新等问题,逐步探索适合高等旅游教育的发展之路,从而实现培养有担当、有知识、有思想、有能力的旅游人才,这是必须面对的时代难题[15]。对高等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创新改革的驱动因素及面临问题的根源进行研究,探寻旅游教育创新改革的方向和恰当的旅游人才培养模式与路径成为必要。

## 1 高等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创新改革驱动因素和目标

2018年教育部《关于开展"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16]中提出的全员、全方位、全过程

育人的“三全育人”方针,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性综合改革在育人理念、方法、内容、载体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是以整合各类教育资源为基础,统筹发挥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多层面育人责任,把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同国家发展方向紧密结合的长远育人体系,也是人才培养在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调整和优化[17]。“三全育人”是国家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时代方略,为高等旅游教育和旅游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高等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教育是多要素、多方面、多层次、多元化的集合体,涉及主体(施教方)、客体(受教方)、介体(协助方)等多层次。依据来源教育发展因素有3类,如图1所示,分别是原生性因素,包括高校、教师等教育主体施教方;内生性因素,包括学生等教育客体受教方;外生性因素,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等教育介体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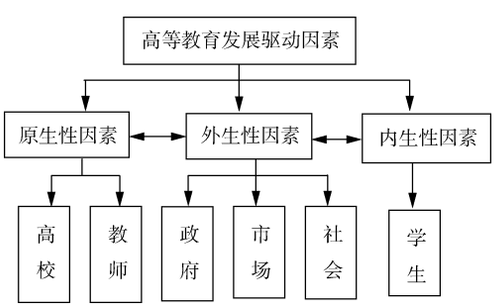



**图1 高等教育发展驱动因素**

就高等教育要素来看,旅游人才(学生)是高等旅游教育发展的内生性因素,旅游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与高等旅游教育的原生性因素和外生性要素是紧密相关的、按照“三全育人”的指导思想,需要发挥高等旅游教育的所有要素对人才培养的正向驱动作用,这也为旅游人才培养提供了“全要素”的创新改革思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表现为政府主导下高校为主体的社会参与和市场动力逐步增强的特征[18],高等旅游教育正处于提质增效期,近几年由于疫情带来的冲击,各类院校、系(所)的旅游专业或者并转关停或者原地创新突围,追求特色化、高品质发展;“十四五”期间新业态涌现、高科技应用、运营模式创新和文旅深度融合等正在成为驱动高等旅游教育发展的新动能[19]。高等旅游教育需要根据教育全要素的发展现状、发展潜力,并结合国家“三全育人”的教育发展目标与任务进行旅游人才培养的“全要素”改革与创新。

## 2 中国高等旅游教育人才培养改革的目标

旅游人才培养是高等旅游教育的客体和检验标准,当前,我国高等旅游教育的人才培养必须进行全要素的创新改革。

### 2.1 搭建供需兼顾的旅游人才培养体系

新时代对旅游人才需求的标准发生巨大转变。知识由通识性向通识性与专业性融合转变,能力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能力转变,由传承向传承创新兼顾,由普通能力向可持续能力转变;高等旅游教育培养的人才定义内涵、评价标准也发生变化,旅游人才需要重新认识。新时代高等旅游教育出现人才培养针对性差、与行业实践脱节、人才“不专”等问题,在知识、能力和创新等方面较难适应旅游发展实践需要。面对人才需求的转变和旅游教育的问题,单一的学校人才培养途径已明显落伍,旅游专业人才供需矛盾突出:教学理念滞后,人才需求多样性与培养单一性矛盾;专项能力所需与共性能力培养矛盾;创新能力需求与浅层能力培养矛盾;行业实践开放性与专业教育保守性矛盾。一方面是我国成为全球旅游管理专业办学规模最大的国家,旅游人才供给数量庞大;另一方面我国旅游行业专业复合型人才极度缺乏,旅游人才供需错位明显,这是高等旅游教育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改变以知识传授为导向的静态办学,兼顾需求侧的开放办学成为当前中国高等旅游教育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在“三全育人”方针指导下,以高等旅游教育改革为抓手,整合教育全要素资源,突破以往只在供给侧单向发力状况,在旅游人才培养中回应现实问题,加强与企业、行业管理部门和社会等的多方联合,产学研协同联动办学,打破教育固有藩篱,搭建供需双向兼顾的旅游人才培养体系,促进高等旅游教育与产业双向互动发展。

### 2.2 构建职专相容的旅游人才培养模式

新时代旅游发展亟需厚基础、宽口径、重应用的职业性与专业性相融合的复合型人才。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多由教育机构发起,表现为从地理学拓展办旅游的“地上派”,历史学拓展办旅游的“史上派”,外语拓展办旅游的“语言派”和经济管理学拓展办旅游的“理论派”,大多数承担为传统学科拓展发展空间之重任。中国旅游人才培养并未遵循从职业到专业,再到职专并重的常规发展道路,而是偏重专业学科导向的非常规道路,导致旅游人才

培养的职业化倾向偏弱。以往,旅游人才培养模式的单向性思维与行业藩篱很难产生相互借势和双向互补的人才效应[20],无法在短期内培养出匹配行业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人才[21],高等教育正从批量化、标准化建设转向高水平、高质量的双高建设[22],因此,直面高等旅游教育与旅游产业的时滞性矛盾、教育秉持的专业属性与产业所需的职业属性矛盾、人才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并存等多重矛盾,高等旅游教育亟待打破单一的专业导向人才培养方式,重新认识实践行业需求与学科、专业等教育要素的关系,因地制宜加大职业教育。

高校作为旅游教育施教者,须转变观念,结合国家"三全育人"的方针、高等旅游教育的国家标准、旅游行业特征,以及高校各自办学优势,革新以往因循守旧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兼顾高等旅游教育承担的学科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职专相融的旅游人才培养的顶层谋划,根据自身特色、优势,回应实践需求,修订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时代急缺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2022年9月国家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我国最新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在新目录当中明确了旅游管理的专业学位类别和一级学科地位(授予"旅游管理"学位,以往授予"管理学"学位),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同等重要,在学位培养上并列设置、学制相同,从宏观上契合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全面需要[23],从研究生人才培养上保障旅游发展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旨在促进我国构建职专相融的旅游人才培养模式。

### 2.3 转向产教融合的旅游人才培养路径

作为唯一对应一个产业的应用型学科,旅游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的旅游人才培养,不应该完全受制于学科体系发展影响,而要兼顾产业发展之需、市场需求变化、国家政策导向等多因素。职业教育冲击专业教育、产业发展挑战专业教育、人文教育弱化专业教育、学校发展约束专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必须面对的现实。高等旅游教育唯有实施学校学生社会协同、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发展之路[24]。新时代高等旅游教育需立足新形势,准确把握教学改革的新方向,深刻认识产业转型、产教融合对旅游人才培养的影响,加强高校与业界、社会、政府等多方互动[25]。用开放的思维,打通官产学研,定期沟通最新动向、加强系统合作共促行业和教育双发展[26],对旅游人才培养重新定位,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知行合一"的协同创新育人路径。

2018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指出旅游专业的综合、创新和实践性等特点,鼓励高校结合自身优势、特色,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提高办学水平的同时促进社会发展。当前,中国的高等旅游教育正在踏上产教融合互动与区域发展同步共进,人才培养与产业人才需求同步调整,学科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同步升级之路。

## 3 "三源四横四纵"旅游人才链核式培养范式

### 3.1 "三源四横四纵"链核式培养范式的内涵

落实国家教育部的"三全育人"方略,践行学科、专业建设以人为本、服务地方的宗旨,长期跟踪我国高等旅游教育中本科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三源四横四纵"旅游人才链核式培养范式,见图2。

三源是指学校本源、学生内源和行业社会政府外源。三源旨在落实"三全育人"全员方略,在旅游人才培养中以学生的全方位成长和发展为出发点,发挥旅游教育客体这一内生性因素(学生内源)的主观能动性;加强旅游教育施教主体这一原生性因素(学校本源)的改革创新,以课程、教学、学科和专业等为抓手在旅游人才培养的供给侧不断发力,走出以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教师轻学生、重学校轻社会的人才培养误区,抓住教育的各个环节,在知识、能力、素质和情感等各层面全方位培养学生;盘活旅游教育介体方各种资源(行业社会政府外源),按照国家"三全育人"的方针指引,夯实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开放办学机制,着眼需求不断回应实践问题、行业需求、市场变化,从供需双侧入手挖掘校内外各种教育资源潜能,进行供需兼顾的旅游本科人才培养。

四横指学校教学、关联科研、行业实践、创新创业4个模块。四横旨在落实"三全育人"全方位方略,在旅游本科人才培养中以学校为主阵地,研究旅游教育面临的新问题、旅游发展及行业新动向,兼顾人才培养的供需双侧,以高校旅游教学为核心,科研反哺教学、实践夯实教学、创新提升教学,教学、科研、实践、创新多模块全方位培养掌握学科前沿新知,具有审辨式创新思维,精通专业实操的复合型人才,在奠定宽广知识面基础上培养研技并重、学专双高的"T"型专业人才。注重全方位的旅游育人创新,持续搭建产学研创赛交流平台,学校

政府业界共建产教融合基地、共研旅游课题项目、共推旅游专业产业对接、共促学术技术交流,共享育人成果效益,通过多种合作,共同培养适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

四纵是贯通本科学制4年全过程的链核式培养环节。四纵旨在落实“三全育人”全过程方略,在国家宏观政策引领下,以高校课程、教学等改革为抓手,聚焦行业微观,契合社会实际需要,职专相容统筹安排学生学制4年中的培养方案。本科4年的每学年都注重教学、科研、实践和创新交融协同,专业与职业并重,链核式梯度强化知识、能力、素质、情感等培养目标。低年级侧重专业性知识、素质、情感培养,中高年级侧重职业能力、素养培养。4年全过程落实知识、能力、素质、情感等多元培养目标,并突破课内课外、学期与假期、业内业外、校内校外的界限,产学研结合、职专相容培养适应行业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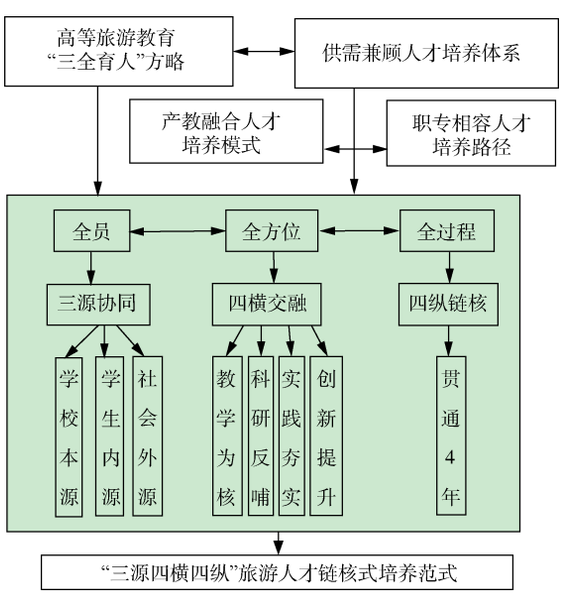



**图2 旅游专业“三源四横四纵”人才链核式培养范式**

“三源四横四纵”就是按照“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模式,全要素链核式互动循环创新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路径,以教育全要素促成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

### 3.2 “三源四横四纵”链核式培养范式的特点

(1)培养范式的立体多层次性。“三源四横四纵”培养范式突破机械单纯依靠学校的单一式、平面型培养方式,兼顾供需双侧、职专两面、政产学研创用多方,发挥高等旅游教育全要素立德育人,教学为核心,科研反哺教学,实践夯实教学,创新提升教学,教学、科研、实践、创新四横交融联动协同,素质、能力、知识、情感兼修,贯通全过程的立体多层次培养范式,立体多元、层次分明地推进高等旅游教育创新和发展。

(2)培养路径的多源链核化。“三源四横四纵”培养范式改变过去忽视其他培养路径,单纯依靠学校培养的方式,提出学校本源、学生内源、行业社会外源相结合的全员,教学、科研、实践、创新交融协同的全方位,贯通学制的全过程培养,链核化的“三全育人”体系。在完善既有培养方式的基础上,创新多源参与、多方协同,政校师生社联动、产学研创用协同、纵向全过程贯通的链核式培养范式,多源链核化持续推进高等旅游教育创新和发展。

(3)培养体系的开放协同化。“三源四横四纵”培养范式打破以往封闭式培养之路,兼顾国家政策导向、高校学科专业基础、产业发展之需、市场需求变化等教育多元因素,打破培养边界,融合供给侧的专业之长和需求侧的职业所需,用开放的思维,打通官产学研,搭建学校学生社会协同、产学研创用一体、专业职业兼容的开放协同培养体系,持续夯实供需兼顾、职专相容、产教融合、知行合一的协同创新育人设计。

(4)职业专业的融合一体化。“三源四横四纵”培养范式脱离了长期以来重专业轻职业的旅游人才培养误区,直面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科学研究与专业教育的“两张皮”脱节问题。按照供需一致、职专相融、产教融合、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合理设置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双创教育、科学研究相融合的一体化教学方案与课程体系,并将融合的要求体现在教学大纲中,明确在培养方案里,落实在各类课堂上,纳入到考核监控中,确保职专双向互动、互促共进,真正践行职专一体的高等旅游教育改革创新。

“三源四横四纵”旅游人才链核式培养范式落实国家三全育人教育方针政策,践行以人为本、服务地方的宗旨,兼顾供需双向,落实高等教育终极目标,做到所教、所学、所用有效对接,实现旅游人才的理论素养和应用能力的双重提高,夯实高等旅游教育在促进行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双层面的时代作用,履行高等旅游教育的使命与担当。

## 4　结束语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高等旅游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各国旅游人才培养的经验对我国均有启示作用。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面临新的挑战,为此,我国提出“三全育人”的时代方略,为高等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指明了改革创新的方向和基本框架,随着高等旅游教育的不断探索,旅游人才培养得到持续发展;高等旅游教育涉及原生性、内生性、外生性多元因素,为此需要根据各要素的发展现状和潜力进行统筹谋划,旅游人才培养是高等旅游教育的客体和检验标准,结合我国教育发展目标与任务进行“三全育人”的旅游人才培养系统规划,提出搭建供需双向兼顾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职专相容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向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路径。通过跟踪我国旅游人才培养问题和探研高等旅游教育各要素的具体情况,结合国家“三全育人”的方略,凝练提出“三源四横四纵”旅游人才链核式培养范式,从而为我国高等旅游教育特别是旅游人才培养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由于“三源四横四纵”链核式培养范式具有立体多层次、多源链核化、开放协同化、融合一体化的特点,兼顾供给和需求双向因素,以教育全要素促成链核式互动循环的旅游人才培养,必然可以缓解旅游人才供需错位矛盾,落实教育的终极目标,夯实高等旅游教育在促进行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双重时代作用。

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视角看,当前的高等旅游教育和旅游人才培养建设进入发展新阶段。自从我国有高等旅游教育以来,各级各类高校充分发挥办学优势积极推进,高等旅游教育形成了稳定发展的态势,接下来要扎实推进高等旅游教育改革,不断提高旅游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特别是复合创新型旅游人才培养,承担中国高等旅游教育的时代重任。高等旅游教育的发展成熟需要时间,在探索高等旅游教育改革创新过程中,会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复杂性、特殊性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如前所述,“三源四横四纵”旅游人才链核式培养理论范式的提出,虽综合考虑了高等旅游教育的各类驱动因素,尽可能兼顾不同高校旅游教育的特殊性,但并不是对所有高校旅游人才培养都完全适用,在具体应用时,需要综合考量高校自身层次、学科发展历史、所处地域区位以及旅游行业实践新变化等具体情况,做出局部的动态调整,在弹性调整过程中,适应实践发展的范式内容被保留推广,不适应部分会逐渐消失,这一范式在逐步调整中会越来越科学。因此,“三源四横四纵”旅游人才链核式培养范式理论是弹性动态的,在以后的研究中,如何结合实践培养案例与项目,嵌入更贴近供需实践的内容使其丰富,即是下阶段需要探研的重要课题。

### 参 考 文 献


[1] 张晓玥,陈晓磬.英国旅游学科建设和研究浅谈[J].旅游学刊,2019,34(11):1-3.

[2] 杨旸,毛振兴.美国旅游管理学科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旅游学刊,2019,34(11):4-6.

[3] 黄松山.澳大利亚的旅游高等教育与旅游学科建设[J].旅游学刊,2019,34(11):8-11.

[4] 杜国庆.旅游人才培养的中外比较(一):日本的旅游学教育[J].旅游学刊,2015,30(9):13-15.

[5] 戴斌.旅游学人在推进旅游产业发展国家战略中的学术使命[C]//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旅游评论:2011.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1:8-9.

[6] 余昌国,曾国军.旅游管理学科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J].旅游学刊,2016,31(10):18-19.

[7] 王德刚.由产业导向到学术自觉:旅游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研究[C]//林壁属.旅游三十人论坛文集.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21:38-48.

[8] 保继刚.旅游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旅游学刊,2023,38(1):14-16.

[9] SERAPHIN H, BAH M, FYALL A. et al. Tourism education in Fr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4 (quality education) [J]. Worldwid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Themes, Worldwid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Themes,2021,13(1):139-147.

[10] BOOYENS I. Education and skills in tourism: implications for youth employment in South Africa[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2020,37(5),825-839.

[11] 周小芳,郭秋琪,王婧,等.旅游教育与学科未来:2021《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第十六分论坛会议综述[J].旅游学刊,2021,36(12):157-161.

[12] 邱汉琴,杜莹莹.新文科背景下数字文旅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J].旅游学刊,2022,37(8):1-3.

[13] 保继刚,谢彦君,王宁,等.“旅游学纵横:学界五人对话录(续)”之“旅游教育40年:不惑之惑”[J].旅游论坛,2019,12(2):1-13.

[14] 田里,刘亮.新文科背景下旅游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构建[J].旅游学刊,2022,37(8):3-5.

[15] 黄震方,黄睿,侯国林.新文科背景下旅游管理类专业本科课程改革与“金课”建设[J].旅游学刊,2020,35(10):83-95.

[16] 教育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EB/OL].(2018-05-29)[2022-10-05].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moe_1407/s253/201805/t20180528_337433.html.
[17] 刘承功.高校“三全育人”的核心要求、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19(11):92-95+111.
[18] 楚旋,王少媛.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要素及局限性分析[J].江苏高教,2021(1):34-38.
[19] 张朝枝.“十四五”时期旅游教育基本背景及其发展路径思考[J].旅游学刊,2020,35(6):12-13.
[20] 毕绪龙.从人才培养角度看文化和旅游的关系[J].旅游学刊,2019,34(4):9-10.
[21] 白长虹.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行业人才培养:实践需求与理论议题[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1):36-42.
[22] 彭菲,徐红罡.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对文旅人才培养的反思[J].旅游论坛,2021,14(5):17-25.
[23] 钟秉林.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写在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颁布之际[J].教育研究,2022(9):98-106.
[24] 田里,李雪松.基于学科发展矛盾的旅游教育价值取向研究[C]//赵鹏.旅游高等教育研究集.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9:3-11.
[25] 黄秀波.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本科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其出路[J].高教学刊,2022,8(25):85-88+92.
[26] 杜江.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同行:在2017年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上的讲话[J].中国旅游评论,2017(2):1-2.

(责任编辑:李拓宇)

(上接第82页)

[57] DONG Y, LI X, JI P, et al. Synthesis of C-1 deuterated 3-formylindoles by organophotoredox catalyzed direct formylation of indoles with deuterated glyoxylic acid [J]. Organic Letters, 2022, 24(28): 5034-5039.
[58] FENG Q, YANG K, SONG Q. Highly selective copper-catalyzed trifunctionalization of alkynyl carboxylic acids: an efficient route to bis-deuterated β-borylated α, β-styrene[J].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2015, 51(84): 15394-15397.
[59] XU N, LI B, WANG C, et al. Sila- and germacarboxylic acids: precursors for the corresponding silyl and germyl radicals[J].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20, 59(26): 10639-10644.
[60] MARRO E A, KLAUSEN R S. Conjugated polymers inspired by crystalline silicon [J]. Chemistry of Materials, 2019, 31(7): 2202-2211.
[61] RÉMOND E, MARTIN C, MARTINEZ J, et al. Silicon-containing amino acids: synthetic aspects, conformation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s to bioactive peptides [J]. Chemical Reviews, 2016, 116(19): 11654-11684.
[62] RAMESH R, REDDY D S. Quest for novel chemical entities through incorporation of silicon in drug scaffolds [J].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2018, 61(9): 3779-3798.
[63] PATRA T, MUKHERJEE S, MA J, et al. Visible-light-photosensitized aryl and alkyl decarboxylative functionalization reactions [J].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19, 58(31): 10514-10520.
[64] MUKHERJEE S, MAJI B, TLAHUEXT-ACA A, et al. Visible-light-promoted activation of unactivated C($sp^3$)—H bonds and their selective trifluoromethylthiolation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6, 138(50): 16200-16203.
[65] SHI J, YUAN T, ZHENG M, et al. Metal-free heterogeneous semiconductor for visible-light photocatalytic decarboxylation of carboxylic acids[J]. ACS Catalysis, 2021, 11(5): 3040-3047.

(责任编辑:王 媛)